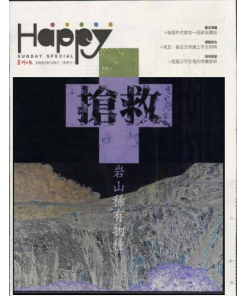


Headline	Protect The Cement Mountain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9 Sep 2013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7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608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8,8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506,437



Headline	Protect The Cement Mountain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9 Sep 2013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7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608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8,8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506,437



周刊專題

編輯／邵美鳳

星洲日報 2013年9月29日・星期日

越来越青山秃了顶，岩石裸露，山体残缺不全，看了叫人心痛。山城的山啊，到底怎么了？走在南北大道上，从椰壳洞到太平一路上的峰峦叠翠曾经那么让我引以为傲。对，我来自山城。但近年来，我无法再骄傲了。

岩山保育

別讓5億年瑰寶消失 守護山城石灰岩山

綜合報導：本刊 張佩莉 攝影：本報 丁祖興、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山城，下一個世界地質公園？！



【小辭典】

甚麼是IUCN紅色名錄？

20世纪1950年代以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根据物种的种群规模和分布范围，评估物种的灭绝风险，进一步确定它们的受威胁等级，因而有了“红色名录”（Red List）。

红色名录里又分出6个级别——无危（Least concern）、近危（Near threatened）、易危（Vulnerable）、濒危（Endangered）、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和绝种（Extinct/Eliminated）。

在采石工业面前，大自然的瑰宝也黯然失色。

去年，霹雳州政府喊出“怡保——石灰岩奇景”的口号，要以千姿百态的石灰岩山为旅游卖点，向中国桂林看齐！

那是2012年1月，市长拿督罗西迪在市议会常月会议上说道，市政厅将在近打谷鉴定有潜力的石灰岩山，也希望矿物与地质局、大马自然之友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提供协助，落实“怡保——石灰岩奇景”的旅游主题。

5月，市长宣布了16座以生物多样性取胜的岩山，其中包括拱桥山、打洞山、昆仑浪等，“与其被采石业破坏，这些岩山应该被保留，作为旅游、研究和休闲用途。”他指出，4亿年历史的拱桥岩山更有着大量特有种生物，包括Liphistius Kanthan，一种罕见的活板门蛛。

霹雳州地质科学及矿物局也表示，近打谷有条件成为世界地质公园（Geopark），一旦成功，本地旅游势必大步跨前。

怡保可以继浮罗交怡之后，成为国内第二个世界地质公园，甚至下一个桂林吗？

霹雳大臣赞比里十分乐观，同年10月，他这么说道：“我们拥有和中国桂林相似的地质，而桂林是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的世界级地质公园！”大臣也说，南北大道两旁光秃秃的石灰岩山十分碍眼，州政府日后将更谨慎地发出采石执照。

言犹在耳，今年中，州政府却宣布了以下数据——霹雳的采石场数量居全国之冠，大约有六十多家，霹雳州也是全国最大的洋灰生产地，政府从采矿业获取的资源使用税激增10倍，从往年的560万令吉，暴涨至去年的5410万令吉！

——呵，那我们的桂林会被“采掉”吗？这样的数据，看了叫人惶惶不安。

今年6月，于怡保举行的“2013年全国地质科学大会”上，地质学家兼国大教授拿督莫哈末沙菲博士提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让近打谷地质公园成为世界遗产之一，“不过，”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州政府支持申遗，就必须逐步减少采石活动。”

在浮罗交怡，我们有了第一个世界地质公园，同时也是东南亚首个世界地质公园，好山好水的怡保，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地质公园吗？

州政府全力支持申遗，但采石业是霹雳的经济命脉，两者之间，要如何取得平衡？



被削顶的山脚下，有一片绿油油的菜田。

山脚下的鱼塘。

Headline	Protect The Cement Mountain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9 Sep 2013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7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608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8,8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506,437

編輯／邵美鳳 周刊專題 03<
星洲日報 2013年9月29日・星期日

拱橋岩山，下一個被摧毀的岩山？

這几个月来，马来西亚自然协会（以下简称MNS）都在为拱桥岩山奔波。拱桥山，是怡保市长拿督罗西迪较早公布16座以生物多样性取胜的石灰岩山之一，也是MNS“保育近打河流域石灰岩山评估报告”中的头号保育重地，但事实上，拱桥岩山早在1964年已经被洋灰公司看中，开始采石，半个世纪后，北面的双峰岩山已经消失了三成二。

北山山脚下有一住宅区，300户人家投诉常年遭受尘埃问题困扰，目前已有20户人家搬走。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洋灰公司决定把采石地点南移，开采南山的C区和D区。今年初，南山下的菜农和鱼农，以及山中的修道院和寺庙负责人，都收到洋灰公司的通知，促请他们迁离。不过，经过协商后，洋灰公司已经决定把计划展延至年杪。

洋灰公司南移采石的这项举动，却大大惊动了保育人士——南山的D区是拱桥岩洞的所在地，举世无双的拱桥岩山活板门蛛就住在这里！

MNS霹雳分会主席李炳光指出，拱桥岩山山龄约5亿年，是近打谷最古老的岩山之一，岩壁上，可以看到3亿年前的海百合化石，山中也有85种以上的稀有植物品种和其他珍贵生物，包括岩洞里的活板门蛛（Liphistius Kanthan）。一旦南山的采石行动落实，大自然瑰宝将受到破坏，生态将面临浩劫。

MNS主席马克塔博士指出，洋灰公司的采石工作应该限制在已经遭受破坏的山体上，避免干扰仍未开采的岩山，而岩洞更不应该被干扰，因为那里是许多特有种生物的家园。他也公开建议，有关洋灰公司可以在拱桥北山进行地下采石，或引进更高的防尘技术，解决尘埃困扰民居的问题。

据悉，石灰岩深入地底可达300公尺，近打谷的地下石灰岩面积估计达673平方公里，地下资源非常丰富，一些洋灰公司也已经采取地下开采法，保护地面上的山体，连带保护栖息其上的生物资源。唯有体察环环相扣的自然界，并且落实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才能让生态系绵延不绝，为后代留下美好的乐土！

另一方面，拱桥岩山也是宗教朝拜场所，岩洞里有一座修道院、两座华人寺庙和一座兴都庙，历史悠久，信众极多。岩山不保，修道院里深居简出的僧人更是心急如焚，据悉，他们长年住在山里，几乎与世隔绝，如今一纸逼迁令，叫他们顿感茫然失措。

早在1991年，马来西亚自然协会已经把拱桥岩山列为保育重地。1990年，该会花了1年时间，对近打河流域的45个石灰岩山进行研究，次年报告完成，名为“保育近打谷石灰岩山评估报告”。报告中，基于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和人文4大观点，鉴定了4大保育重地，名列榜首的就是拱桥岩山。

在报告中，该会列出了保育拱桥岩山的10个理由：

保育拱橋岩山10個理由

01. 拱桥岩洞是特有种活板门蜘蛛（Liphistius Kanthan）唯一的家园。这种蜘蛛有多罕见？它不但上榜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IUCN红色名录），还被列为“极危”，随时面临绝种危机！
02. 生长在拱桥山上，来自非洲紫罗兰家族的“蛛毛苣苔属（Paraboea vulpina）”，也在IUCN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
03. 此外，岩山上还有其他7种植物，被归档为IUCN红色名录的“濒危”植物。
04. 拱桥岩山孕育了许多蜗牛，其中两个品种为拱桥山特有，你不会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找到！
05. 拱桥岩山是一种稀有羚羊（Capricornis sumatraensis）的庇护所，这种动物生活在岩山森林，在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的围剿下，数量已经越来越少。
06. 拱桥山物种丰富，不断有新的蜗牛品种和植物品种被发现，持续考察的话，肯定会有更多新发现。
07. 拱桥岩山是近打河流域最古老的岩山，历史可追溯至4亿2500万至5亿年前的奥陶纪古生代，已经灭绝的海百合化石，可以在这里看到。
08. 拱桥岩山以拱桥洞闻名，拱桥洞又名“大教堂穴”，有一条长435公尺的隧道，并有一条小溪流经。
09. 就人文层面看，拱桥岩山有多座岩洞寺庙，宁静的山岩，是人们亲近神明和修行的好地方。
10. 拱桥洞具备发展生态旅游的条件，岩洞寺庙每年也吸引不少信徒入山朝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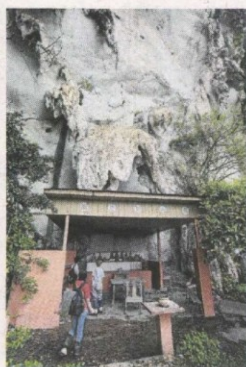
“保育近打河流域石灰岩山评估报告”早在1991年已经出炉，却一直没有被当局重视，名列榜首的保育重地——拱桥岩山，如今处境岌岌可危，怎不叫保育人士扼腕叹息。



寸草不生的石灰岩石，上面有神手和罗里在忙碌刈行，和山脚下耕种的农人形成强烈对比。



走在岩山外围，抬头就可以看到至少3亿年前的海百合化石。



▲峭壁下，有一供奉三太子等神明的三山国王庙，说是庙，却只有一个小小的亭子。
▼门户深锁的黄帝仙庙。



洋灰公司：我們捍衛生態不遺餘力

2003年，拱桥岩山的租约转手，落入拉法基马洋灰公司手里。

拉法基是一家百年历史的法国公司，是世界建材业的领导者，并曾入选“全球100名最具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在全球，拉法基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合作伙伴，在环保课题和保卫生物多样性上不遗余力。

拱桥岩山风波爆发后，拉法基马洋灰也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和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保卫拱桥岩山的敏感生态。

“在拱桥岩山课题上，拉法基国际生物多样性小组已经与马来西亚大学的生物科学研究所合作，一起评估山上可能拥有敏感生态的地点。国际生物多样性小组的成员，包括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法国红色名录和野生生物栖息地委员会的代表。”

较早前，拱桥洋灰厂经理斯卡尔发表文告指出，初步评估结果显示，南山的C区并没有发现生态敏感区，部分岩洞还被人非法占用，“事实上这可能会干扰到岩洞内的生态。”文告发表后，洋灰厂旋即拱桥岩山竖立围篱和告示牌，阻止外人闯入私人禁地。

Headline	Protect The Cement Mountain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9 Sep 2013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7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608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8,8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506,437



周刊專題

編輯／邵美鳳

星洲日報 2013年9月29日・星期日

01. 拱桥岩洞特有种活板门蛛，在国内是受保护的野生生物。（摄影：Liz Price）
02. 拱桥活板门蛛的体积比10仙硬币略大。（摄影：Liz Price）
03. 拱桥岩洞特有的活板门蛛Liphistius Kanthan，体呈褐色。（摄影：Liz Price）
04. 在高耸巨大的拱桥岩洞入口前，人显得特别渺小。
05. 一条小河流经岩洞。



在保育课题上，蜘蛛、蜗牛、节肢动物等让很多人毛骨悚然的生物总是备受忽略……

岩山保育

报道：本刊 張佩莉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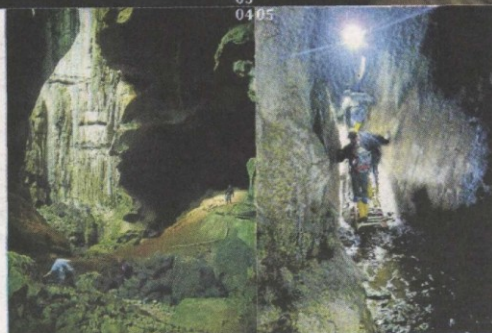
（你不知道的岩山價值）

活板門蜘蛛的家 拱橋岩洞

自然生态平衡方面，举足轻重。树最重要的授粉能手。蝙蝠亦嗜食害虫，一些蝙蝠能够在晚上吃掉相当于体重一半的昆虫！蝙蝠在维持近打谷的大部分岩山都有一个以上的岩洞，里面住了无以计数的蝙蝠，它们是棕梠、冷刺、红毛丹等果

· 特有种多得驚人

· 能够在石灰岩山找到，研究人员也开始发现大量特有种的植物、动物等。岩山上的特有种多得令人吃惊，在马来西亚，50%~75%的陆地蜗牛只能



拱桥岩洞不是一个容易探索的岩洞，你必须要在专业探穴人的带领下，全副武装，才能展开探险之旅。

它全长435公尺，一条小溪流贯穿全程，最高处高达40公尺，最低处须俯爬而过。岩洞的入口高耸雄伟，所以又有“大教堂”的昵称，是拱桥洞的一大特色。

拱桥洞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被视为活化石的拱桥活板门蜘蛛，这种生物的存在史，可追溯至三亿多年前。

活板门蜘蛛（trap-door spider），又名“闭户螳螂”，是一种筑穴于土中的蜘蛛，巢穴外织一个宛如活动门的盖板，盖上以苔藓、枝叶等掩护。

Liphistius Kanthan是拱桥岩洞特有的活板门蜘蛛。“特有”（endemic）的意思，是指其分布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就是说，你不会在拱桥岩洞以外的任何地方找到Liphistius Kanthan！

拱桥岩洞活板门蜘蛛在岩壁或地面上筑巢，巢穴上用土壤、植被与蜘蛛丝建构出一个活动门，门外有呈现放射状的6~8条“信号线”，蜘蛛则躲在门后，每一只脚踩在一根“信号线”上，守株待兔！当外面有猎物经过并触动“信号线”，蜘蛛就会迅速冲出来捉住猎物，拖回巢穴里。万一触动“信号线”的是敌人而非猎物，蜘蛛也能够第一时间躲在活动门后逃命！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上，拱桥岩洞活板门蛛被归类为“极危”，其分布范围和占有面积估计低于4平方公里。

Liphistius Kanthan也在马来西亚野生生物保育法案中被列为“受保护野生生物”。在邻近的椰壳洞，保育人员也找到另一个品种的活板门蛛。

在这里，保育人员也找到不同的蜗牛品种，它们一般非常细小，以岩石表面的水藻为家。拱桥岩山有不少于22个品种的蜗牛，其中两种是特有种，以及有待发现的更多新品种。

拱桥活板门蛛如此稀有，却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因为人们向来对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动物畏而远之，所以，在保育课题上，人们的焦点都放在大型哺乳动物上，蜘蛛、蜗牛、节肢动物等备受忽略。

Headline	Protect The Cement Mountain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9 Sep 2013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7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608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8,8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506,437

►蛛毛苣苔屬Paraboea vulpina (極危)：這就是IUCN紅色名錄中的“極危”植物，Ruth博士上了拱橋山兩次，都遍尋不獲。
▼蛛毛苣苔屬Paraboea vulpina (極危)：險峰中的蛛毛苣苔屬，開了一朵脫俗的小白花。



岩山保育

報道：本刊 張佩莉
攝影：本報 丁祖興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等待搶救
極危植被

出奇地豐富。在半島，雖然石灰岩山只占0.3%的土地面積，但卻貢獻了14%的植物物種！
同樣是石灰岩山，但經過數億年漫長時光孕育出來的生物物種都不太一樣，生物多樣性



拱橋山不高，約有330公尺，但它和其他石灰岩山一樣，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大自然寶藏。

在半島，石灰岩山占總土地面積的0.3%，但卻貢獻了14%的植物品種。豐富多樣的石灰岩山植物生態，叫Ruth Kiew博士深深著迷。她是甲洞森林研究院的植物學家，也是當今世上著名的植物學權威，對熱帶秋海棠和普遍稱為“非洲紫羅蘭”家族的植物鑽研多年，貢獻良多。

今年5月開始，她和助手深入拱橋山多趟，最大的目標是尋找來自非洲紫羅蘭家族的“蛛毛苣苔屬 (Paraboea vulpina)”——IUCN紅色名錄中的“極危”植物。

1990年，馬來西亞自然協會針對近打河流域的45座石灰岩山進行研究時，曾經在拱橋岩山發現此蛛毛苣苔屬植物，“但這個月來，我們去了兩趟都找不到。”她不禁眉頭深鎖，心裡挂念著這株極危植物的存亡。

古老的岩山，地勢險峻封閉，歷經數億年的歲月孕育出豐富的植物生態，自成一個獨立的生態系統。植物種類繁多，並富含特種，其中許多品種至今仍未為人所知，幾乎每一次採集，保育人都會有新的發現！

岩山地形獨特，水蝕石灰岩上只蓋了薄薄的一層泥土，下雨時，雨水飛快流過懸崖峭壁，給長在上面的植物帶來水分和含礦物質的養分。這種特殊的环境，孕育出獨一無二的自然生態，是其他地方所找不到的，因此極具保護的價值。

“怡保石灰岩山上的植物，跟其他州屬的又不一样，甚至每一座石灰岩山上同一種類的植物也略有不同。”石灰岩山上的種種植物，在峭壁千仞中展現強韌的生命力，每次都叫保育人讚嘆不已。

除了“極危”植物蛛毛苣苔植物，拱橋岩山上還有6種“瀕危”植物和兩種“易危”植物，都是Ruth Kiew同人的搶救目標。



◀植物學家Ruth Kiew倡導生物多樣性保育，以串連自然界各环节，進而關照整個生態系。

01. Actinostachys inopinata (瀕危)，是一種瀕危的蕨類植物。 02. 亞洲蘇鐵Cycas clivicola (瀕危)：亞洲蘇鐵長得壯觀，却是瀕危植物。 03. 苦苣苔科Microchirita sericea (易危)：在岩山外圍就可以看到的苦苣苔科，開紫藍色的小花，葉上有柔軟的絨毛，是霹靂石灰岩山的特種。 04. 蛛毛苣苔屬Paraboea vulpina (極危)：珍藏在甲洞森林研究院的千制標本。 05. Nephrolepis abrupta (瀕危)：高達196公分的Nephrolepis abrupta看起來很壯，但却是瀕危植物。 06. 穿過潮濕的岩山森林，來到巍峨壯觀的拱橋岩洞前，感覺非常震撼。

Headline	Protect The Cement Mountain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9 Sep 2013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7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608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8,8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506,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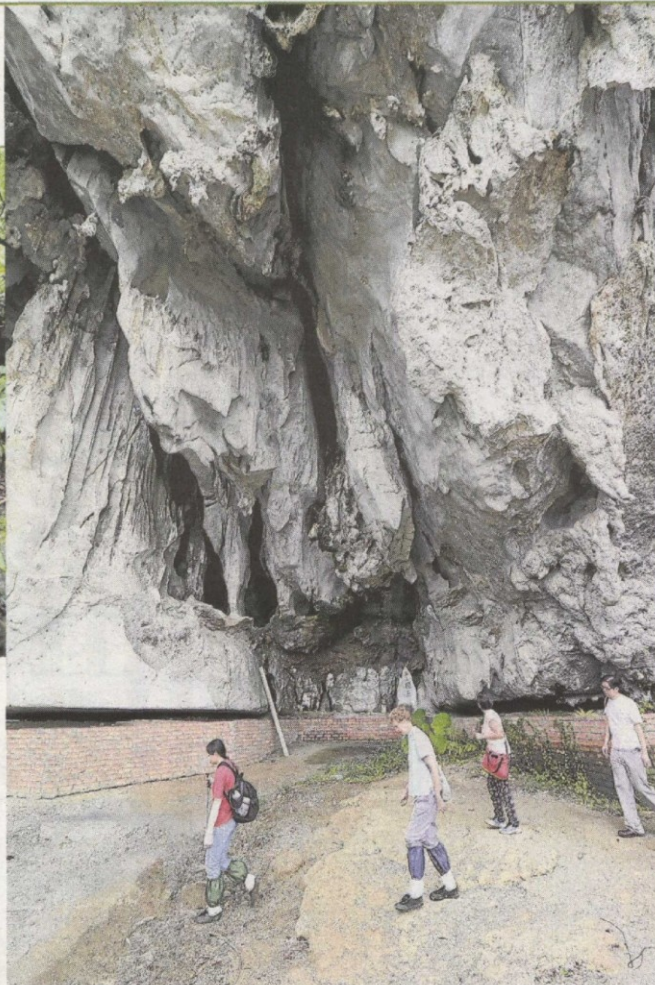
周刊專題

編輯／邵美鳳

星洲日報 2013年9月29日・星期日

►可追溯至5亿年前古生代奥陶纪的石灰岩山，人站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攀爬陡峭的山路进山，一路巨石嶙峋，幸好有树根可以抓着，借力前进。



9月，半岛进入雨季。我们跟着两位来自甲洞森林研究院的保育人出发，前往拱桥岩山，一路上细雨菲菲，天地湿漉漉。

植物学家Ruth Kiew博士开着自己的战车在前面带路——不是耐操耐劳的四轮驱动车，而是车龄不小的国产车，后车厢塞满行李和前几天采集到的植物样本。博士是英国人，一头金短发发十分耀眼，好奇问她怎么那么熟悉马来西亚城乡的大路小路，她定睛看着我，微笑说道：“我在这里生活比你久呢！我1969年就来了！”

的确如此，她在马来西亚生活多年，南上北下，上山下乡，都难不倒她。她对热带植物的认识，更是没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比得上。她来自一个科学背景的家庭，父亲是植物学家，母亲是生物老师，大学毕业后，父亲一句“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热带看看”给了她无比的勇气，自1969年踏足马来西亚后，就再也不想离开。

坐在司机旁座的是陈佩芷，研究院里其中一位年轻研究员。她是研究院内的“绿手指”，专门培植从野外采集回来的植物，“所以博士喜欢拉我上山，要我亲自去看这些植物本来生长的地方，好让我可以把它们种得更好！”

这一老一少，从来不怕雨水、泥泞和水蛇，也不畏惧荒凉没有人烟的山岭。停了车后，她们各自穿上护脚套，再换上呢称“甘榜Adidas”的廉价树胶鞋，背了包包，就往山中走去。

连日多雨，本来就陡峭的山路更难走了，一路怪石嶙峋，脚下又湿又滑，很多时候必须抓着树根，手脚并用，攀爬前进。

人为活动在此不频繁，深谷中生态仍保有自然风貌，3天内，她们就采集了约90个带有花卉的植物样本，其中一个还可能是新品种，必须在回到研究院后进行鉴定。此行收获丰富，但Ruth博士依然愁颜不展，“还找不到蛛毛苣苔植物（*Paraboea vulpina*）。”蛛毛苣苔植物，是IUCN红色名录中的极危植物。

“马来西亚有很多石灰岩山，但绝大部分都没有受到保护。”博士幽幽说道。在马来西亚，约有5座石灰岩山坐落在国家公园里，另有一些在玻璃市的森林保护区和浮罗交怡，“就只有这一小部分是受保护的，其余都不受保护。”她语气沉痛地说道：“石灰岩山是无法再生的资源，一旦炸毁，就永远没有了。”

但她没有气馁，“下个月会去拱桥山，看能不能够找到蛛毛苣苔植物！”

岩山保育

保育人就往哪裡去！ 哪裡有生態浩劫，

有一句话是说慈济人的——哪里有什么，哪里就往哪里去；借用这句话，改一改，也可以这么说——哪里有什么，哪里就往哪里去。

報導：本刊 張佩莉 攝影：本報 丁祖興、梁婉慧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石灰岩山没有水蛙，但博士上山前依然穿上护脚套，再套上俗称“kampung adidas”的廉价胶鞋！



没有开花的植物样本，就不算是完整的植物样本，但也可以采集；像这株马来人俗称“鬼脚印”的植物，保育人员也摘下叶子做样本，并用GPS纪录位置、拍照，测量高度、长度等。▲

Headline	Protect The Cement Mountain		
MediaTitle	Sin Chew Daily		
Date	29 Sep 2013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Happy	Circulation	383,775
Page No	1to7	Readership	1,091,000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608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8,8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506,437

編輯／邵美鳳

周刊專題

星洲日報

2013年9月29日・星期日

07<

野外採集過程

01

完整的植物样本，必须具备花、叶和根；这是拱桥岩山上的龟壳叶秋海棠，生长在陡峭的崖壁上。

把连根的植物夹在报纸中间，确保每一叶片舒展开来。

06

把报纸夹在两片锌板之间，再夹上木板，用绑书带系牢。

07

回到工作室后，把塑胶袋里的花和液体倒在玻璃瓶中收藏。

08

把样本放入24小时恒温55℃的干燥箱约一星期，做成干制标本。

09

甲洞森林研究院的植物标本馆楼高3层，两层供收藏标本，巨型柜子里都是国内植物的干制标本。

10

02

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情况下，采集植物制作样本。

03

记录植物的特征、生长环境、生长的土质等。

04

把花和样本编号装在小塑胶袋，倒入混合了水、酒精和甘油的液体。

05

把塑胶袋充气再用胶圈绑紧，就像鸡饭档的辣椒包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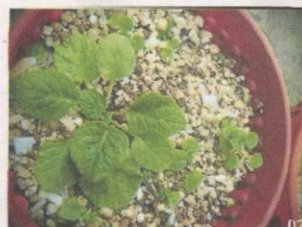
永遠不能等生態保育

【後記】

我们只有一座山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现在做的，并不是只为了马来西亚，而是为全人类留下丰厚美丽的自然资源。
不着眼于近利，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平衡发展，对保育生物多样性投入心力。
我们有很多座石灰岩山，但每一座都独一无二。

岩山保育成功案例

／彭亨Sagu山



01. 从Sagu山采集回来的Paraboea bakeri活体。
02. 组织培养的Paraboea bakeri小苗长大了，离开了组织培养瓶，如今这植物已经适应了室外环境，种在研究院的花圃里。
03. 当岩石必须让路给采石业时，保育人员希望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山中的植物。
04. 陈佩正在甲洞森林研究院的小花圃里，用心培植从野外抢救回来的珍贵植物。

2010年至2012年期间，Ruth博士和助手们3次登上彭亨Sagu山，采集山上的特种植物Paraboea bakeri，带回研究院种植和进行室内培植。

当时这座岩山已经被炸开了一半，沙尘滚滚，满目疮痍，山上的植物岌岌可危。每次Ruth博士和助手一行人上山，洋灰公司都提供安全帽、工作鞋和登山杖等，甚至贴心地准备午餐，并派出熟悉工地环境的人带路，引领他们上山。在平日，采石人员要是在山上发现开花的植物，也会拍下照片，电邮给Ruth博士，由她鉴定是否需要采集。

虽然Sagu山被毁了，但山里的罕有植物全都成功被抢救出来，洋灰公司开明的态度，应记一功。

